

风,从浮山岭吹过

■ 行知

我生于鸿蒙,乃女媧补天遗石。五色石炼好了,苍天也补好了,我与其他石头却成了遗弃。一阵乱风刮来,我们随风飘扬,散落于南越蛮荒之地,遂成浮山岭群。虽没有五岳的险峭高耸,没有昆仑的巍峨峻拔,却也俯视苍茫、数峰独傲。

我只是一块遗落于世间的顽石,从此远离仙界、贬落尘俗。我孤独地站着,和我的一众兄弟,既亲密相拥,也遥相呼应。千百年来,每天,我看着日出日落,云起云散;每月,我重复着月盈月缺,花开花落;每年,我伴随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我看遍了世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看惯了历史洪流中的兴衰荣辱、起落浮沉。

我见证着南越社会的变迁。从原始人猿产生,弃树投野,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刀耕火种,狩猎农桑,部落聚居,慢慢地走向文明。但总因偏处蛮荒,远离礼乐,其进化的脚步极其缓慢。至秦始皇扫平六国,经略岭南,通灵渠,越五岭,这僻远的边陲之地方加入到中原的文明教化中。从此,岭南文化纳入到华夏文明,焕发出勃勃生机。

多少个夜晚,我仰望苍穹,那些熠熠闪光的星辰也曾是我的伙伴,如今他们位列仙班,而我湮灭凡尘。我想我是孤独的——夜凉风起,冷风刮在我宽厚的脊背上,隐隐有一丝颤抖!我如一匹受伤的孤狼,静静地舐抚着伤口,只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发出苍凉的嗥叫,与风声融为一体。

记不起是哪一年,持久的兵荒马乱、旱涝饥荒肆虐着这片土地,以致生灵涂炭、饿殍遍野。人们在这片土地上颠沛转徙,流离失所。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如

同上天对我的遗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生,本是一场苦难之旅。

也记不起是哪一天,山巅迎来了一位白衣老道。他慈眉善目,飘然出尘,每日清晨对着朝阳打坐念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心为和”,“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听他背诵经文多了,倒也领会了一些“无为、虚静、守拙”的精义。

精擅药理的他时常到民间施药布医,治病救人,又平易近人,不肯收穷人的看病钱,倒也深得大众爱戴。又一年,瘟疫流行正凶,真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我看着老道忧心如焚,为制成治病的灵药,爬山涉水,深入不毛,遍尝百草,舍身试药,以丹灶炼丹,用石船研药,终于炼成了“大还丹”“小还丹”“九转金丹”等神效丹药,救活了众多百姓,扑灭了瘟疫。

慢慢地,苦难过去,笑容重新出现在那些朴实的人们脸上。他们重新安定下来,繁衍生息,每个傍晚,炊烟四起,风带来烟火的气息,我透过农舍的窗户,看到了人间的温暖。

那叫潘茂名的老道依然在山上修行,百姓已尊称他为潘仙。某个夏夜,微风柔柔地吹拂着,他念着“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济世有奇诀,救人须用心。三天曾纪录,四海尽知名”……念着念着,忽然说,“痴儿,你懂了吗?”我感受着他怜爱而深沉的目光,像和风一样氤氲着我的灵台,渐澄澈清明,那深藏于心窍的戾气与不平逐渐消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道吸收着天地灵气,道行

越来越高,终于在某个黄昏,驾鹤飞升了。人们目睹了这一幕,都跪伏于地,顶礼膜拜。其时,万道祥光笼罩我身,我也尽享荣光。

我接受了潘仙飞升前交给我的任务,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呼出心底浊气的我变得神清气爽。我使山野葱葱茏茏,物产丰饶;使溪涧绿水长流,滋养万物;使百草丰茂旺盛,化消瘴疔。我隔断南下的寒流,挡住肆虐的暴风,施云布雨,会风和雷,使人们五谷丰登,安居乐业。

……

历史的风从未止歇,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粤大地,当“三讲教育”的思想在荔乡果城生根发芽,人们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道。我知道,我践行了潘仙的嘱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而今,致富的人们重新妆饰了我。他们在我的兄弟群山上装启了风力发电。每当风起,风车便转个不停。我乐意源源不断地将风的力量转化为电能,输送给这日新月异的人间。我用宽广的胸怀接纳着众多朝山者,我感受到他们的钟爱与亲近,与他们同欢笑共喜乐,向他们无私地展现我绝美的容颜,如日出、日落、云海、云瀑……连山顶一棵小小的杂树居然也成了“网红树”。

今日,纪念潘仙的超世寺依然香火鼎盛。无数的善男信女不远百里的赶来,他们虔诚地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们愈发知道我的好处,“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山腰的风依然回荡,仿佛透着千年的繁华与厚重。它习习地吹着,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脊背,仿佛奏唱着未来的华章!

诗五首

■ 丁思宁

春早

急急春来何恨早,
尽催庭院生阶草。
昔时掠影去难归,
新雨琼枝偏易老。
无限梦魂到枕边,
独留颜色为谁好。
可怜墙上柳年年,
忍见青娥作白嫖。

有女

秉性天然傲骨家,
身心不肯逐流霞。
语行相态生风度,
衣带人材自丽华。
十指巧工难着力,
一时清德有欣嘉。
年年寸寸韶光好,
俱与闺中诗画茶。

夜行

天边新月镜中钩,
数十香莲光上浮。
远水行来清澈夜,
望山归去叠层楼。
碧波忽动摇湖岸,
宿鸟惊啼别树头。

暑气无声消不觉,
凉风乍起欲将秋。

始见

行行其人,俟俟交属。彼有姝者,云云鬓绿。彼有姝者,英英琼玉。

我心跃跃,我目于扬。左兮右兮,其凰于翔。左兮右兮,其凰于骧。

我心欣欣,我聪于寻。笑兮语兮,其笙于音。笑兮语兮,其笙于喤。

我心驰驰,我仪于思。皇之皇之,何以说之。皇之皇之,何以偕之。

夜思

八月蟋蟀,啾啾牖中。我心愤愤,思彼姝者。爰哉爰哉,我思如月,照彼之桐。

八月蟋蟀,啾啾牖下。我心怏怏,思彼姝者。爰哉爰哉,我思如月,照彼之野。

八月蟋蟀,唧唧牖间。我心惘惘,思彼姝者。爰哉爰哉,我思如月,照彼之山。

种蔗人家

■ 梁尚娣

我的家乡在鉴江南岸,鉴江水的冲积,就成了一大块廊地。我们村的人们在廊地上种上了果蔗、香蕉和一些果树。

春天到了,几场春雨过后,路边的野花和野草睁开惺忪的睡眼,伸着懒腰享受着这美好的春光。旧根果蔗的芽从地下探出头来。新种的果蔗苗长势不及旧根果蔗,但是在春风的吹拂下,也在努力生长着。

夏天到了,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上,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喊着。地里的旧根蔗长得比成年人还要高了,人们忙着新种的果蔗打木桩,有的用绳子绑住果蔗,有的人们站在特制的凳子上给果蔗剥壳。种果蔗要花的时间最多。除了剥壳、杀虫、除草、施肥,还要绳子把果蔗绑住,还要用竹子在两边把果蔗夹住,以免在刮台风中刮倒。夏天的果蔗林里,都是人们忙碌的身影。忙完这些,人们还要把丢在果蔗边的蔗壳捡出来晒好。晒干的蔗壳用来煮饭一流。

炎热的夏天在人们的忙碌中离开了。种蔗人家迎来了凉爽的秋天。果蔗长得郁郁葱葱,比一层楼还要高。旧根果蔗长得又高又大,大的有水烟筒那么大。有一些人家开始砍伐旧根果蔗,他们用特制的三轮自行车载着果蔗到城里卖。记得家里种蔗的时候,爸爸每天早早起床,到地里砍了十几条果蔗,扎好让妈妈拉到街上卖。我们的学费都是靠着父母种果蔗赚来。

秋天过去了,人们迎来了寒冷的冬天。地里的果蔗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就像一队队等待检阅的士兵。冬日的暖阳照在果蔗林里,勤劳的人们也不闲着,在地里除草,在做好收获果蔗的准备。人们也迎来了收购果蔗的客商。他

们在地里挑选着合适自己的果蔗。成交了,人们都会帮着砍果蔗,扎好,装车。

一年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一——砍年蔗。到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种蔗人家凌晨就起了床。全家总动员,有的砍蔗,有的扎蔗,有的扛上三轮车,有的负责销售。村中的人们大多数都是拉着果蔗入城里卖。我们分工明确,弟弟们负责砍蔗,扎蔗,爸爸负责用摩托车运蔗,我和妈妈负责销售。我们都顾不上吃饭,都在想着怎样才能把果蔗卖出去。我们到凤口圩上卖蔗,因为离我们家近,亲戚大多数是那边,加上爸爸的人缘好,很多人都来我家买蔗。客人来的时候,爸爸首先削一些果蔗让他们尝尝,不买也没有关系。年晚卖果蔗都是论条卖的,因为年蔗有头有尾,意头好。如果用秤杆称,很容易把秤杆压断,不利于销售,当然也有用秤杆称的。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支付宝,都是用现金支付。我们也要仔细看钱,有没有假钱。经过两三天销售,家里的果蔗基本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小的和样子不好看的。卖的蔗钱,种蔗人家都攒下来到来年给孩子们交学费。

种蔗人家的除夕大餐差不多都是在夜里八九点才有时间吃。想起那段日子,有苦也有甜。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种蔗的人都老了,人们的生活也富裕起来了,种蔗的人们也少了。我的父母也老了,我们也叫父母少种一些,不要那么劳累了。

鉴江水依旧静静地流向远方。种蔗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是故乡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晚霞。
柳叶桃 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诗六首

■ 黄江勇

新春

嫩叶萌生岁寒过,过来滩畔觅暖春。
春花次第缀成锦,锦上宏开气象新。

谒结菜古渡头

驿尘断戟没荒丘,渡口烟笼几度秋。
人事天时书不尽,长河婉转伴沙鸥。

秋野

斑斓旷野果香浓,莲朵藏珠意满胸。
汨汨清溪庄稼绕,幽幽曲径老乡逢。
风寻稻熟盈盈舞,雨润枝柔炯炯容。
景致铺排如缎美,情怀激荡颂三农。

冬游良德水库

节侯轮转冬寒至,游兴不休观库池。

玉液澄明风景秀,山光温润物华奇。
天箫吹彻清宵月,村野沉迷美梦时。
良德水云连圣境,嫦娥借镜弄妍姿。

风雨之后

万竿斜压蓑衣重,红瘦绿肥惊满池。
历尽劫波情更暖,遭逢肆虐爱尤慈。
风扶岸柳游人醉,雨涤农桑烟火奇。
厚实岗梁弥浩气,青松翠柏展晨曦。

岭南圣母

时逢乱世显丹心,圣母行踪故郡寻。
智取蛮刁彰大略,顺归明主布谐音。
功勋卓绝灵威在,俚汉融和福泽深。
诚敬精神彪史册,闺帷第一至今今。